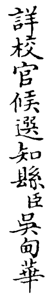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五十三 四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句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八百七十五 集部

唐文粹卷五十三　　宋　姚鉉　編

碑四 碣并刻文碑陰文附揔一十四首

高世五

漢高士嚴君釣臺碑 梁肅

刻嚴陵釣臺 附羅隱

許由先生廟碣 附楊植

梁高士碣 附梁肅

後漢徐徵君碣附 張九齡

義士一

首陽山碑 皮日休

忠烈四

有夏大夫關公碑陰文附 張謂

殷少師比干碑 李翰

紀信碑 盧藏用

周苛碑 李觀

忠臣二

春申君碑 皮日休

梅先生碑 羅隱

純臣一

微子廟碑 賈至

烈女一

高愍女碑 李翱

漢高士嚴君釣臺碑 梁肅

先生諱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名聞于漢光武之世東觀書實載其事當哀平之後天地既閉先生韜其光隱而不見建武反正雲雷既定先生全其道而不屈消息治亂之際卷舒夷曠之域如雲出於山游於天復歸於無間不可得而累也則激清風聳高節以遺後世先生之道可見于是矣或曰人倫大統莫大乎君臣崇德致用莫盛乎富貴而子陵以賤爲貴以臣傲君二者其失於教歟君子曰不然夫賢哲之道一動一靜動而用

者功濟乎當世静而不用者化光於無窮故許由於堯先生於漢皆不易乎世游方之外俾後之人聞清風而嚮慕焉蓋運有會事有行伊吕遇湯武而立大功子陵遇世祖而立大名去就不同同歸乎道焉歲在大梁予涉江自富春而南訪先生遺塵則釣臺尚存仰聆德風刻頌于石其文曰

季葉浩浩澆風蕩淳先生括囊鳥獸同羣四海既平故人爲君富貴于我有如浮雲召至禁中告歸江瀆下視

天子上動星文接輿肆狂孤竹求仁介推山死龔勝蘭焚猗歟先生異乎斯人俯仰世道從容屈伸清溪悠悠白石磷磷遺風是仰終古不泯

刻嚴陵釣臺　　羅隱

巖巖而高者嚴子之釣臺也寥寥而不歸者光武之故人也故人之道何如睨蒼皆以言之尊莫尊於天子賤莫賤於布衣龍爭蛇蟄兮風雨相遺干戈載靡兮悠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邯鄲之難

破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劒之基者其唯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風俗偷以祿位相尚朝爲一旅人暮爲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差等矣況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許由先生廟碣　　楊　植

堯之聰明猶先生成堯之至理猶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已來避

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也若非錙銖九有亢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德則知丹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宰之有餘天用先生粃糠帝王牢籠六合欲先生躬戴清規首出萬古僭賊爲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使湯之智讀先生書夏祀不夷也使發之聖得先生夢商廟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絜也於亂則吾用於治則吾絜二者聖

人經時之大柄使湯武逢堯舜是必韜用而光絜矣先生逢桀紂是必捨絜而趨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殊邪故喜爲雲霞怒爲雷雨先生神也生爲春夏殺爲秋冬先生功也結爲山嶽融爲川瀆先生壽也星羅月帳巖靈壑靜先生宅也聖人無爲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烈儀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自絜雖死不褻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稟天之德合地之式居天地中立帝王則噫先生所謂往矣誰

能宗見寥廓但箕潁之上惟餘清風噫先生所謂爲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揖堯謝舜疇爲吾輩我來獨尋清禱意深再拜刻石取文于心

梁高士碣　　梁　肅

有漢高士梁君諱鴻字伯鸞扶風人君得天元純誕其生知括囊道妙而游於世遭漢微缺澆風偃物君以爲道不可徇時故安節以高蹈高蹈不可以激俗故登卭以作歌作歌不可以遺患故適越以遯遯遯遯不可以

不粒故寄食於杵臼是以孟氏恱其道而妻之伯通尚其風而禮之安夫大而遺其細忽夫語而順乎默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斯可謂高世之逸民矣原夫天之運也曰明與晦人之道也曰否與泰達人知否與晦之不可爲也故耦而耕狂而歌鑿坯以逃荷篠以游而晦德避難不成乎名於戲伯鸞非斯人之徒則誰與哉唐大歷六年小子旅於吳得君之舊游焉孟子稱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寛薄夫敦然則聞之風聲亦將舍爾朶頤以

觀我靈龜乎乃刋貞石以識遺烈銘曰
山隱器車河秘馬圖伯鸞不行獨與道俱太虛無際浮
雲無繫伯鸞伊何㝠跡人世直道辱身三黜魯邦扣馬
逆諫餓于首陽邈矣伯鸞静而含光作銘臯橋萬古是
望

後漢徐徵君碣　張九齡

後漢高士徐君諱穉字孺子南昌人也先生受天元休
含道傑出生知而上貫之以一體資清純動適玄妙知

道之將廢乃窮則獨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落所處
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溷濁不抗跡以庇物故退非
山林不苟利以辱身故進無禄位五辟宰府四察孝廉
又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延嘉二年尚書
令汝南陳蕃僕射南郡胡廣相與上疏極言先生宜為
輔弼協和人神漢桓帝猶能安車玄纁備禮致聘而竟
不屈志知時之不可支也然而諸公嘉招雖不之屑就
及聞薨卒徒步弔祭禮有所尚隻雞不薄意有所將生

芻爲貴士之感義實衰世之有補人而見德俾後生之可尋其廢中權行中慮皆此類也昔者夷齊介㓗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離羣顔闔鑿坯以遁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誠作者或類沽名夫有所不爲志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貶絶在心而經脩於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己以歸正漢廷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道而已哉靈帝初欲蒲輪聘焉會先生以疾終時年七十有二子曰季

登篤行孝悌亦高尚不仕皇唐開元十五年予忝牧兹邦風流是仰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有表墓之儀豈孤此地則先生之德其可没乎乃銘曰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德不可名麟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名劭勒石舊邦以觀其妙

首陽山碑

皮日休

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百年之運

仁發於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不應乎天地亘乎日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以爲貞澹然氷玉不足以爲潔非其上古聖人不以動其心況當時富貴之士哉斯其自信乎道則天地不可得而應也嗚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農虞夏形於言由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者哉然跡其歸周不從諫而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既得其仁而不取其諫則夷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

死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茍夷齊以殷亂可乎而臣於周則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陽之阨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可應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有夏大夫關公碑陰文　　張謂

禹成九功誕受天命桀喪一德悖于人心爲虺爲蛇如犲如虎既毒螫焉又吞噬焉重之以昆吾因之以妹喜

匹夫醜夏多士懐殷萬方囂然九州危矣公夏后之諍臣也以謂爲臣之禮不擇其利食君之禄不避其害亦知直言之賈禍國䖏時危欲其行之速也亦知諷諫之徼福里迂車遠恐其效之遲也由是犯帝座排天門謀成深心藥進苦口石可轉也不可奪其堅貞身可殺也不可揜其忠義夫生死者必然之常數忠義者不易之大節位早則迹遠禄厚則恩深恩深則義重於生全義可也迹遠則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夫子世卿之族捨生

即義賢哉且伊尹之遇殷湯也賢與聖合之賢聖之間相去甚近此其所以行道也夫子之逢夏桀也賢與愚合之賢愚之間相去甚遠此其所以喪身也向若桀昧可革從公之言則國不失夏之初君不失禹之舊殷湯不能成大業伊尹不能建元勲諸侯奉於天子一姓傳於萬世驕君暴怒亂國淫刑朝行斧鉞之誅夕覩市朝之變千載之下九原之上殷人比干攜手而游耳鳴呼先王納諌而昌後王拒諌而亡當其昌也忠良勝於邪

倭及其亡也邪倭勝於忠良故君子慎於語默審於行藏豈徒然哉蓋有以也乾元歲以戎車之殿朝于京師一覽吳子之文再明闕公之義託於匠石勒于碑陰亦猶公穀作傳之異同韓毛解詩之先後也

殷少師比干碑　　李翰

太宗文皇帝既一海内明君臣之義貞觀十九年東征島夷師次殷墟乃下詔追贈殷少師比干為太師謚曰忠烈公遣大臣持節弔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冢

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故比干之忠益彰臣子得以述其志也昔商王受毒痡于四海德悖于三正肆厥淫虐下罔敢諫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之非惜生之難處死之難非處死之難得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孝也得其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崇高不可以觀其危親昵不可以忘其祖則我成湯之業將墜於泉商王之命將絶于天整扶其顛遂諫

而死剖心非痛殷亡是痛公之忠烈也其若是乎故能獨立危邦横抗興運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資十亂之謀總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則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于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興亡所繫豈不重歟且聖人立教懲惡勸善而已矣人倫大統父子君臣而已矣太師存則正其統歿則垂其教奮乎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佞者慙睿者思忠者勸其為式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殷有三仁豈無

微旨嘗敢贖之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也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焉褒生者貶死者宴安之人將寘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殊途而一揆異行而齊致俾後之人優柔而自得焉蓋春秋微婉之義也必將建皇極敘彝倫弘在三之規垂不二之訓以昭於世則夫人臣者既移孝于親而致之於君焉有閒親失而不爭覩親危而不救從容安地而稱得禮甚不然矣夫孝於其親者人之親皆願其爲子

忠于其君者人之君皆欲其爲臣故歴代帝王莫不旌顯周武下東而封其墓魏氏南遷而創其祠我太宗有天下禋百神而盛其禮追贈太師謚曰忠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致守冢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於戲哀傷列辟主食舊封德爲神明秩視羣望身滅而名益大世絶而祀愈長然後知忠烈之道其感激天人深矣天寶十祀余尉于衛拜乎祠堂睍感精動而廟在鄁邑宫非軾閭刊石銘表以志丕烈詞曰

糜軀非仁蹈難非智死于其死然後爲義忠無二體烈有餘氣正直聰明至今猶視洛爾來代爲臣不易

紀信碑

盧藏用

有漢忠烈姓紀名信官族代載史失其書昔秦始皇棄六代之業窮天下之力以縱其心施及二代荐作昏德人怨神怒百姓與能此皇天之所以興漢祖也夫龍躍虎變不有非常之災則不能蔚其文而神其行故英雄豪傑雷動震擊並起而亡秦當是時海水飛而無紀王

綱頽而不紐强者制命弱國連衡項羽提八千兵鼓行稱百萬隳名城坑勁卒弑義帝屠咸陽七十餘戰而天下定矣於是背關懷楚專制主約雖負河山藉舊業南面稱孤者膝行請命舉國受署者莫敢牴牾焉而高祖奮于漢中定三秦之地扶義仗信東向而爭天下天下之命懸于二雄山東紛紛蜂合蟻聚未省所係羽嘗以百萬之衆圍高祖於滎陽紀公推天歷之在劉顧忠節以自效躬載黄屋出東門而叱之沮百萬之氣頓强楚

之威奮諸侯之魄迴霸王之機身焚孤城之下功濟廟堂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業雖弘演納肝而無悔于犨請矢而不疑公孫抱子而爲詐孟陽寢牀以自欺其忠則然於大業不可希也先軫免冑以立誠鉏麑觸槐以取喪富辰懟諫而赴翟仲由結纓而爲壯其節則全於大機則無以尚也荀息守言而死事豫讓感遇以自殘石乞烹身以殉白漸離矐目以報丹其義則立於大濟則闕焉故功貴成業貴廣苟有大賴則輕太山於鴻毛

壯哉紀公誠得其死矣夫城郢而絶君名寢齋以祈於死其於惡也不亦大乎於戲仲尼所謂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臨難無茍免者則紀公其人也而歷載數百莫能表之縣令會稽孔君名祖舜字奉先資大聖之緒秉忠孝之規清身以激俗矯枉以從政到官視事三載有成於是鄉之碩老攝齋而請府君以盛德茂才弘宣大化旌孝尚節敦學務穡人無懸耜野無青草可爲政之美也而紀公之墓淪而不顯豈所以鼓舞前志發揮臣子

之道哉府君乃咨謀寮吏稽古訓典以謂忘生從道者仁也沈斷固分者義也威儀不忒者化也好謀而成者智也有死無二者信也大節不撓者勇也決機興運者明也夫藏一行於人則銘之金鼎輝爍風雅況紀公兼而有焉斯實忠臣義士之殊尤者也而文獻之所先也故表商容式干木君子韙之乃惟春秋旌善之義庶幾為臣之節奮乎百代之上凛然可以比肩於斯人俾能揚耿光厚忠義崇尚教化以昭烈我明天子之風豈不

襃德而顯功哉遂作頌曰

雄雄紀公自天作忠應皇祖兮卓犖磊朗瑰詭俶儻奮威武兮虎鬭龍戰扶危制變挫彊楚兮定霸興王身焚業昌得其所兮雲雷經綸乃聖乃神萬物覩兮千載一振闡幽作訓爲代矩兮肇自三五愚聖同死苟無足而稱焉吾何以貴於前古兮

周苛碑　　李觀

昔天喪水德未有受命者而劉項之戰方苦殘毒軋於

生民御史大夫周苛世籍於沛始漢祖起而隨焉時漢祖以新厄睢水之圍而遽保滎陽楚人四面攻之内無完備憂難持久用將軍紀信計而漢祖免命用苛守後事以禦外敵敵知其危併力蕩揺哀哀遺軍創痛如積雖授之以利兵束之以堅甲而莫能起非愛死也力不堪也故城覆於項氏項氏毅然鷹瞵爨大鼎於宇下謂苛曰請封三萬戸爲上將軍軍之政自不穀而下及卒乘皆聽其所爲不從則烹決無疑焉公怒甚色作視羽

而咳之曰吾聞不善者善人之資今天將錫漢故泯天下以亂救亂者師是用汝資之不即倒戈請命兵絶若傾汝死無日矣且秦政反道殲滅六國天人合怒噍類不留今汝之業不足倖秦而罪侈於秦曽不知天以陰隲興喪與奪而猶與漢爭鋒且若戰數勝功數尅非君能也天厚其惡惡厚將崩何得長哉項氏恚公之不屈而恥其詭己聲如乳虎指左右捽公於沸鼎公奮身不顧蹈鼎而卒嗚呼麋軀奠於不朽不朽在乎立節立節

在乎顯主主顯節立獨苛有之與夫由余受戈弘演內肝殊也初苛殺魏豹可謂無人薄我及拒項氏豈非臨難不苟免邪覩感公之雄果而史無傳記敢鏤幽石以承闕文其辭曰

龍戰未分奔雷洩雲雷奔雲洩其下流血滎陽攻急介士涕泣赤帝徘徊惟公在哉秉心慷慨處死不改沈沈積冤千古奚言紀公光烈系史之闕

春申君碑　　皮日休

士以知己委用於人報其用者術苟不王要在强其國尊其君也上可以霸略次可以忠烈無王術而有霸略者可以勝人國無霸略而有忠烈者亦足以勝人國春申之道復何如哉憂荆不勝以身市奇計不曰忠乎荆太子既去歇孤在秦俟刑待禍若自屠以當餧虎不曰烈乎然從都於壽春失鄧室之固去方城之險捨江漢之利其爲人謀下矣猶死以吴爲宫室以魯爲封疆春申之力哉當斯時也苟任荀卿之儒術廣聖深道用

之朞月荆可王矣然以猜去士以謗免賢嗚呼儒術聖道其與藏天地其明燭鬼神春申且不悟況李園之陰謀豈易悟哉豈易悟哉

梅先生碑　　　　羅　隱

漢成帝時綱紐頽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火政雖去而𨕖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爲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綱穽倖臣牙止於極一狂人噬

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攖挽相制而況親戚乎況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禄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爲漢朝公卿恨今南游復過先生里吁何爲道之多也遂碑

微子廟碑

賈至

昔者高宗既殁殷始錯命政有斁倫敗紀事有梗神虐天迄于獨夫稼慝乃稔武庚不化茅土再血元鳥之祀宜其忽諸噫湯之德未衰故微子復興于宋矣微子諱啓實帝乙元子帝乙惜賢之故而神器不集於君君肅恭神人恪慎克孝才兼八元之偉德首三仁之列始在擇嗣箕子贊焉尹兹東夏周公嘉焉殁而不朽仲尼稱焉覩其進思盡忠則忤主以竭諫退將保祀則全身以逃難去就生死之塗沈吟出處之域有以見聖達之情

也若乃受爲不道暴殄天物剖諫輔之心解忠良之骨億兆墜於塗炭宗祧困於鼪鼬而君崎嶇險阻避跡藏時免身龍戰之郊解縛鷹揚之師卒能修復舊物紘承先祀七百餘年歆我神祇非明德至仁其孰能與於此於戲國之興亡不獨天命向使帝乙捨受而立啓前箕子而後少師則文王未可專征於諸侯武王未可撍師於牧野雖周公之聖不過子産善相矣太公之賢不過穰苴之法矣是太王立季歴而昌帝乙捨微子而亡成

敢繫本不其昭彰皇帝三十有一載予作吏于宋思其先聖遺事求於古老輿人則得君之祠廟存焉盛衰紛綸年事超忽喬木老矣靈儀儼然椽欒災墜者月繼蘋蘩牲幣者日接何百代之後而仁風獨揚乎留連廟庭乃作頌曰

天革元命皇符在木玄天降災上慘下黷人怨神怒川崩鬼哭赫赫周邦如臨深谷過矣微子逢時顛沛居亡念存處否求泰諫以明節仁而遠害作誥父師全身而

退龍戰於野鳥焚其巢桓桓周王奄有商郊面縛就執牽羊投庖祀商修器啓宋分茅嗟爾宋人來蘇是仰穆如雨潤靄若春養以戴以翼是宗是長茫茫舊封千載餘響我來祠廟永挹遺芬荒堦蔓草古木垂雲惆悵懷賢徘徊日曛鐫石紀德用流斯文

高愍女碑　　李翺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彦昭以濮陽歸天子前此者有質妹妹與其母兄者使彦昭守濮

陽及彦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爲婢衆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皆不免何獨生爲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爲忠宗族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謚之曰慜當此之時天下之爲父母者莫不欲慜女之爲子也天下之爲夫者莫不欲慜女之爲室家也天下之爲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慜女

之行在身也昔者曹娥思盱自沈于江獄吏嘑囚章女悲號思啗其兄作詩載馳緹縈上書迺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備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户知也貞元十三年翺在汴州彦昭時爲潁州刺史昌黎韓愈始爲余言余旣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唐文粹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八百七十六集部

唐文粹卷五十四　　宋　姚　鉉　編

碑五表附摠六首

古跡三

禹穴碑鄭魴

麟臺碑韋表微

圯橋石表附梁肅

土風一

長沙土風碑　張謂

遺愛二

唐淮南節度使崔公頌德碑　李華

唐杜歧公遺愛碑　權德輿

禹穴碑銘并序　鄭魴

惟帝聖世時必有符命在昔黄帝始受河圖而定王籙宓羲得神蓍而垂皇策堯配琁璣玉衡以齊七政舜繼成六德文王獲赤雀丹書而演道定謨子亦以謂禹探

其穴得開世之符而成乎水功夫神人合謀而行變化天地定位陰陽潛交五行迭王斗建司節岳尊山而瀆長川乃至日星雷風禎祥祕奥三綱五紀萬樂百禮人人物物各由身生無非玄功冥持至數胳合以及之者王者奉天而行故聖神焉帝皇焉彼聖如仲尼有德而無應故位止於旅人福弗及生靈乃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後知元命者軒后命者羲受命者曰唐與虞成命者禹備命者文仲尼不受命乃假人事

而言故有宗予之説後代無作焉立言者一仁義以束世教瞽瞶蚩蚩使絶其非望使業之外存而不論予讀夏書無是説司馬子長自敘始云登會稽探禹穴不然萬祀何傳焉惑矣蒼山之豬呀如淵如陵徙谷遷此中不騫羽洗煙空颷然莫窮噫實禹迹之所始終唐興二百八祀實歷丙午秋九月予從事于是邦慼上聖遺軌而學者無述作禹穴碑廉察使舊相河南公見而銘之曰

禹穴宜載夏與秦胡爲而不載（禹貢無説秦始皇遊會稽李斯刻石亦不言）古而不載遷與鄭胡爲而載（始司馬遷自叙探禹穴而后千百年無説至鄭乃製斯碑）予以謂天德統萬止言其蓋（言其蓋萬物以生非談天氏所謂蓋天者也）地德統萬止言其載（言其載萬物以生也）堯德統萬止言其大（傳云堯能則天之大）千川萬山皆禹之會（讀爲會稽之會）一符一穴（禹穴藏五符統而言之故曰）一不足爲最故夏與秦俱不之載而人以之昧雖山之堅雖洞之濊有時而湮有時而兊歲其萬千風雨濤汰亡其嵌呀叢是翳薈鄭與遷斯碑斯載斯時之賴

麟臺碑銘并序

韋表微

夫聖人作然後王道明王道明然後瑞應至靈貺感通理合冥數昔殷道剥喪民罔攸歸於是文王以有位之聖嗣成湯之德神人咸乂故鳳鳴于岐洎周德凌遲道靡所屬由是仲尼以無位之聖述文武之法憲章聿修故麟見于魯于時王室無主禮法盡去天子之尊存乎位號魯周公之所封用四代之禮樂遺風故典鬱而未發仲尼以天縱之德生乎其中居周公之邦志文武之

道觀廢興之運知作者在已位不得以庇生民權不得以司刑賞是天將喪斯民也而未喪斯文也乃綴絶緒申舊章變其禮文酌爲典憲擘五常之龜鏡正三綱之軌轍帝王之道幽而復明盛德大業於是乎在天錫嘉瑞光昭厥功故周敬魯哀不得而有也由此觀之蓋春秋爲王法之器魯國爲王法所寄在其所寄以舉其器鼓仁義爲舟航權褒貶爲篙檝乘横流之波濟天下之溺上無列國之輔下無陪臣之助故道不信于天下而

信於智者法不著於當時而著於後代向使仲尼有滕薛之土得三家之衆興我王澤霈及蒸民則麟出其郊得其所矣豈復厄於虞人哉故麟不見則孔聖之道不彰麟不死則周室之亂不極嗚呼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化行乎江漢不得其時則道屈於季孟靈瑞之出也得其時則名薦於郊廟不得其時則身罹於殘夭是聖人能順時以濟人不能反時以自聖靈瑞能因時以應感不能反時以自靈被厄於陳蔡獲麟於大野影響之

應其符著矣春秋傳曰有以告者曰有麏而一角者何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夫豈不知乎葢殺之而不敢有故示人以疑之故也元和五年冬十一月表微以滑之從事使乎鄆停驂訪古經獲麟之舊壤且曰後之人築臺於此以旌厥路感先聖之不遇俾麟出而非時徘徊道周乃作銘曰

二儀旣闢三象乃乖聖道堙鬱人心不開上無文武下有定哀吁嗟麟兮孰爲來哉周維不綱孔實嗣聖詩書

載刪禮樂大定懲惡勸善歸邪反正吁嗟麟兮克昭符命聖與時合化行位尊苟或乖戾身窮道存於昭豐邑栖遑孔門吁嗟麟兮孰知其仁運極數没德至時否楚國寖廣秦封益侈牆仞迫阸崎嶇闕里吁嗟麟兮靡有攸止世治則麟世亂則麐出非其時麇鹿同羣孔不自聖麟不自神吁嗟麟兮夫復何云

圯橋石表銘并序　　梁　肅

臨淮之下邳有古圯橋蓋漢少傅留文成侯張良受神

人黃石公兵書之地初留侯醜秦高帝在豐龍虎不起風雲未會黃石公知天衢欲平否極必傾秦之亡而漢之昌故先以興亡之符而授留侯且曰孺子可教後得濟北黃石其我也故以號云夫受命之君與佐命之臣將欲敘天道定人倫則必幽贊明神恊成大勳在黃帝氏方平蚩尤時乃玄女啓符風后行誅然後迎日推筴天下大治在帝堯方憂水害時乃洛出九疇禹成九功然後萬國底寧黎民時雍在漢祖方征秦項時乃黃石

授兵留侯演成然後紲嬰軹道斬羽垓下自昔玄圖元命著在篆籀皆片言隱辭無益帝載惟此三后感及神書文章昭明大業用興易稱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又曰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蓋謂是矣凡志不定則事不成謀不從則業不廣留侯不遭黄石無以定其志高祖不獲留侯無以廣其業人神參并漢道乃行不然何通降聖賢君臣遇合上得天統中爲帝師如此其盛也大歴七年予旅游次墮履之地於是鑽石勒銘揚于邳圻庶恃

力違天徼功妄作之輩于以儆戒之爾銘曰
陰陽之精不測曰神厥有黃石假形爲人告謨留侯夷
項滅秦跡寄穀城精還氤氳惟帝軒后肇興兵謀玄女
降符實平蚩尤爰洎陶唐洪水横流天乃錫禹洪範九
疇亂秦紛如帝在草茅赫矣黃石亦命留侯丕顯有唐
紹漢絶風革暴承天與軒比崇亦有反常貪亂國功人
神莫從動罔弗凶有開必先惟德乃同宜究茲道順于
家邦作爲紀銘永鑒無窮

長沙土風碑銘并序　　張謂

天文長沙一星在軫四星之側上爲辰象下爲郡縣適甲所謂沙土之地雲陽之墟可以長往可以隱居者焉其山麓山其水湘水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秔稻厥草惟䌛蕳杜若荃蘅留荑葛車出焉厥木惟喬椅桐桂樫貞松文梓生焉篠簜嬋娟於原野碔砆照耀於崖谷昔熊繹始在此地酋君因之而後定王國至漢道凌遲董卓狼顧文臺以三湘之衆績著勤王梁朝霞没侯景虎視

僧辨以一州之人勲成定國桓文之舉亦何加焉至於
致禮舊居請屍歸葬桓氏之子可謂忠也殞身強冦有
死無辱尹氏之女可謂貞也軾鄧粲之宅足以厚儒風
表古初之墳足以敦素行齊魯之俗其何遠哉巨唐八
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理湘東郡臨江湖大抵卑濕修短
疵癘未違天常而云家有重腿之人鄉無斑白之老談
者之過也地邊嶺瘴大抵炎熱寒暑晦明未愆時序而
云秋有𤍠曦之日冬無凛冽之氣傳者之差也巴蛇食

象空見於圖書鵩鳥似鴞但聞於詞賦則知前古之善惡凡今之毀譽焉可為信哉因徵故者之言用紀他山之石辭曰

舜去黄屋於焉巡遊禹逢玄夷於焉滞留五嶺南指三湘北流隣聮滄浪邊遥岣嶁湘山之下青青衆草有蕙有蘭在江之島煙雨冥冥波瀾浩浩不采不擷棄捐遠道湘山之上青青衆木有栝有松在巖之麓風霜淒淒柯葉沃沃不榱不棟老朽空谷陸有玉璞水有珠胎隋

侯云亡卞氏不來湘雲莽蒼湘月徘徊貞石紀事層城之隈

唐淮南節度使尚書左僕射崔公頌德碑銘并序

李華

昔在召公相武王除害去虐敷命帝廷周公佐成王卜洛定宅登頌清廟奉康王會朝豐宮克致太平惟崔公相玄宗保寧聖德鎮安天下輔肅宗掃除凶穢紹享天命事今上振宣明威撫綏淮海惟申伯翊宣王登南邦興

周室小白率諸侯征楚翟奉王職與崔公叶德同勲皆姜姓也夫議盛德論大功賛大賢舉其殊倫卓然昭明不書其細中大體也故詩陳方叔之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又美韓侯之封曰有倬其道韓侯受命今述崔公亦不名不備官古之制也後魏尚書亮八代至公海内首族人倫德範公少負文學重名且兼宏略揚于王庭甲科入仕歷京兆倉曹叅軍再遷司勲員外丁太夫人憂以毀聞終喪拜刑部員外兼侍御史知劒南節

度留後使逆臣起幽陵陷潼關至尊哀兆人思古公避
狄之義於是帝東西南依我心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劍南節度採訪使玄宗克讓聖子家爲唐虞公出納王
命至于朔方𢦘諧二聖孝慈光明自西自東殄殲元惡
天討之師岌如山行寇若霜虆鼓燎無存帝曰爾圖實
叶朕志官中書令封趙國公公拜稽首臣敢上冒以負
天明帝遂其高俾作少師師訓東宮兼長邦憲居守洛
京乃傳濟王又典汾州王德日宣汾州阜安乃統江淮

主三軍督萬人加工部尚書時征鎮之司恃勲奸令公獨露奏慝用轂興轉吏部淮南既清軍有餘逸夷難江南萬里康哉六歲在鎮心馳王幄戀慕之極至于流涕獻章請朝帝恩降允公不俟駕建旆將馳耆耋泣訴吏人遮道即日詣闕乞留者三百餘人公申諭而行至于京師天子大悦曰趙國先帝元臣嘗為朕師自我不見于今六年有司如朕意待之加尚書左僕射遂淮南之請所部八州人舞手蹈足秘書少監兼廬州刺史長樂

賈深有文武才略忠于王室推心馭下嘉績昇聞戴公仁明思揚盛德合肥令彭城劉商先后之族臨人惠和一州之老幼咸曰我州我邑敷王德澤崔公封内我是以安其仁不銘其德不可謂賢華嘗忝公游咨以為頌夫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公入掌三公之政出踐諸侯之長昔鄭武公為卿士詩人賦緇衣魯僖公為周賢侯史克頌駉野敢附前烈以書公不朽故襃大臣則王室尊崇美政則王命行不惟頌公尊天王也今載公朝覲

之禮以弘大之其文曰

思崔公出鎮之崇克孝克忠宣帝之武憪帝之功自蜀自朔至于秦宮出納大命決事于東思崔公烈烈郁郁以邕以肅乃統淮服洎江之隩闐闐長轂霞旆霜鏃蠢爾兇毒罔不顛覆思崔公三世元臣德綏生人乃朝于王王顧殊倫且曰東南歆化如春爲朕腹心寧其詠吟思崔公入覲于王鸞聲央央佩玉以鎗秉珪奉璋公復于揚四牡其驤公慕彤庭涕濡于裳思崔公廬江州邑

孰不垂泣我公之還陽和起蟄乃求樂石樂石爰立刋之頌之介福攸集介福攸集州人斯及

唐杜岐公遺愛碑銘并序　權德輿

通天下之志者在大君元臣之感會而已成天下之務者在知人安人之教化而已孝文御寓貞元十九祀統燭羣生德侔往初建用皇極澤流萬國淮南節度觀察使左僕射相國杜公政成入覲迺三月壬子朔登拜司空秉鈞居中間一歲上皇承末命越八月皇帝受神器

弼亮三聖謨明九功當冢宰揔已之任護崇陵因山之
制盡董經費以頒地貢乃作司徒式和人則進封岐土
命賜備厚均齊天下之政茂遂萬物之宜遵道弘化匪
躬宣力中外之重必歸於公初公之入輔也制詔副節
度使兵部尚書王公爲左僕射代居師帥州壤鄉部鰥
孤幼艾蒙公之化也久感公之惠也深鬱陶詠歎願刻
金石王公累章上請公輒牢讓中止至是復以邦人不
可奪之誠達于聰明且用季孫行父請史克故事故德

輿得類其話言而鋪其馨香云公字君卿京兆杜陵人
不書名尊大臣也清明廉直温毅弘重易簡之道本於
健順忠智之謀發爲事業慮善以動得時大行其初筮
仕州府交辟韋尚書元甫實爲己知始自掾吏累爲命
介盈庭闘辯積歲疑留者片言以聽斷含寃自誣具獄
論殺者覆視而全活江介吏師以爲神明由殿中侍御
史轉主客員外郎工部郎中再爲撫州刺史以御史中
丞領容州刺史經略使入爲金部度支二郎中復兼中

丞超拜戶部侍郎出爲蘇州刺史屬受代者以憂闕換饒州刺史明年以御史大夫領廣州刺史嶺南節度觀察使徵爲尚書左丞復以御史大夫領陜府長史陜虢都防禦觀察使歲在庚午以禮部尚書至于是邦禹貢淮海之域職方東南之奥產金三品射利萬室控荆衡以沿泛通吳越之貨賄四會五達此爲咽頤初公之至也歲丁驕陽人有菜色於是息浮費以恤之蠲雜征以利之夫家之税有冒没者免其罪以購之廢居之豪有

委積者盈其直以出之瀕海棄地芟刈塡游一夫之勤百畝可獲終古遺利沛然嘉生成於指顧得以蕃殖先是營部未葺囷倉未完介夫半寓於傍祠公聚或委於支郡公乃慮材用量事期輯中權規大壯百堵皆作三軍寧宇轅門言言夏屋耽耽可以張射侯可以容宴豆爰居爰處而武備修矣巨廩崇構翬飛雲矗縮以板幹積如京坻得蓋藏之宜協出入之制多黍多稌而禮節行矣連營三十二積穀五十萬工以悅使人以樂成又

瀦雷陂以溉穡地釃引新渠匯于河流皆省功費而弘利澤俄授左掞竟參大政加徐泗濠等州節度使先皇帝在宥天下推恩彭城顧懷舊勞復命其嗣使得以州師建節而公以二郡進律惟公鎮定一方心平德和言仁必及人言智必及事生聚教訓勤身急病視闔境如帳闥之內撫編人有父母之愛因其習俗而均安之識其慘舒而導利之仕六朝而時推元老踰二紀而再掌邦賦揚美化於方志流淑聲於命書其牧臨川也地參

閩蜑人本輕惰化彼游手敏於農功堅舊防而時其蓄泄當大旱而我有雲雨每歲徵令歸諸有司克變輸將之勤不虧公上之入因獲贏利悉賙困窮其揔司計也權重輕以平物力受比要以均財征厚生而不匱量入而有節當一人注意之重盡三接沃心之言宰司沮傷不得久處其鎮南海也服嶺阻深族類猜害塗巷狹陋㷰埃接連忿捷相因鬱攸斯作公乃修伍列闢康莊禮俗以阜火災自息南金象齒航海貿遷悍將反覆遠夷

愁擾吏困沓貪商久阻絶公乃導其善利推以信誠方舩繼至百貨錯出邕部絶儌裔人自擅誘掖招倈以威以懷朱崖黎民保險三代種落盤牙數犯吏禁公麾偏師一舉而平獷俗率化原人得職其登左轄也紀律修明清萬事之本其理分陝也惠綏浹洽弘二南之化必宿其業而修其方崇庸大績其昭昭如是而又博極書術詳觀古今謀王體斷國論其言有章聽者皆竦作爲通典以究理道上下數千百年間損益討論而折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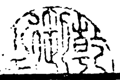
佐王之業盡在是矣公之先在漢則建平敬侯有立宣之功在晉則當陽成侯决平吳之策忠力雋賢𤓰明而昌以至曽祖諱行敏皇銀青光禄大夫荆益二大都督府長史南陽郡公王父諱懿尚書右司員外郎麗正殿學士烈考諱希望歷鴻臚卿御史中丞再爲恒州刺史代鄯二州都督西河郡太守襄陽縣男贈尚書左僕射惟南陽公德化茂于列藩惟右司文雅重於中臺惟僕射有文武器任克揚風績其督鄯州摠節制留府數與

虜硧奮其威謀奪鹽泉吞河曲城便地置新軍剖符惠人理行第一以先大夫代德丕烈之若是公能聿修而弘大之憑厚貽慶爲不誣矣居鎮十三年願脩覲謁拜章十上西嚮涕洟上難其繼慰勉而已公以述職在於庇人納忠在於薦賢密疏請以王公爲代詔爲之貳暨公之至也由大司寇爲大司馬以副車戎裝伏謁和門禮容渥命寵耀藩服介圭得請丹轂載馳勲籍裨校乞留遮道初諭以温顔終肅以軍法旣告令尹之政卒獲

子年之心詩曰布政優優百禄是遒又曰神之聽之式穀以汝則岐公永享鮐耋如岡如陵不待瞽史而前知矣惟王公師長論道如公之位阜俗撫封如公之心且以斯人嚮慕三歲愈甚大懼公之功德寖而不章初撫人廣人皆鏤堅石以攄盛烈及兹而追琢者三矣古所謂立信讓以涖百姓則人之報禮重其在是乎銘曰

惟天惠人惟辟奉天利建元侯于藩于宣文武杜公端誠絜矩化洽陝服聿來兹土闢我㽘畝長我禾黍乃建

營部乃新廪庾成師足食比屋安堵里閭熈熈行沃膴
膴十有三年慰安斯人雪泣抗章血誠上陳結戀明庭
不私其身樹善交代如公之仁考祥視履宜錫蕃祉寅
亮三朝是毗是倚密勿中樞矢其謀謨乃升司空亦作
司徒九賦既平五教式敷中外之重惟公是圖彼都人
士飲公之德彼土樂康緊公之力永言介福祝我岐國
稽合聲詩于胥篆刻彼泉斯實彼石斯泐公之德燀永
永無極



唐文粹卷五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吴省蘭

謄録監生臣左　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五十五上 五十五下 五十六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八百七十七 集部

唐文粹卷五十五上 宋 姚鉉 編

碑六 記碑陰附摠六首

貞義一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 李白

姦雄一

項籍碑 李觀

英傑四

諸葛武侯廟碑　尚馳

諸葛武侯祠堂碑　裴度

諸葛武侯廟記　附吕温

刻武侯碑陰　附孫樵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　并序　李白

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熈天秩有禮自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采其史傳名節尤彰可激清頽俗者皆掃地而祠之蘭蒸椒漿嵗祀罔缺而

玆邑貞義女光靈翳然埋名古遠琬琰不刻豈前修博
達者爲邦之意乎貞義女者溧陽黄山里史氏之女也
以家溧陽史閟書之歲三十不移其志清英潔白事母
純孝手柔荑而不龜身激漂以自業當楚平王時王虐
忠助讒苛虐厥政芟於尚斬於奢血流于朝赤族伍氏
怨毒於人何其深哉子胥始東奔勾吴月涉星遁或七
日不火傷弓于飛逼迫於昭關匍匐於瀨渚揞車而徒
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沈形與口滅卓

絶千古聲凌浮雲激節必報之讎雪誠無疑之地難乎哉借如曹娥潛波理貫於孝道聶姊殉肆槩動於天倫魯姑棄子以卻三軍之衆漂母進飯没受千金之恩方之於此彼或易爾卒使伍君開張闔閭傾蕩郢都吳師鞭屍於楚國申胥泣血於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於古今雪大憤於天地微此女之力雖云爲忠孝之士亦焉能咆哮烜赫施於後世也望其溺所愴然低迴而不能去每風號吳天月苦荆水響象如在精魂

可悲惜其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哀哉邑宰滎陽鄭公名晏家康成之學世子產之才琴清心閒百里大化有若主簿扶風竇嘉賓縣尉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郡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協緬紀英淑勒銘道周雖陵頹海竭文或不死其辭曰

粲粲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落無言乃如之人激漂清源碧流素手縈彼潺湲求思不可秉節而存伍胥東奔乞食於此女分壺漿滅口而

死聲動列國義形壯士入郢鞭屍還吳雪恥投金瀨渚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

項籍碑銘并序　　　李覯

鋪周秦之顛亡粲乎簡冊吁可駭也惟秦失在暴惟周失在弱上慢下黷政無紀綱若然者神靈不得不哀世教不得不張且天地不可以無主故帝必誕眷命不可以坐得故有心者經綸於是漢祖起於豐沛公起於會稽陳吳之徒自稱乎假王其餘揭竿而呼爭先刺秦者

如林如藪于時亂浩浩兵憧憧風從虎雲從龍三靈昏而四海空公乃仗撥亂之劒希當世之功浮江而西有壯士八千枹鼓于舟中吁嗟乎無人維禦乎羣兇所以謀大業拯萬靈而爭雌雄者獨漢祖與公遂號百勝之師趣累卵之危活趙歇擒王離十壁愕眙一麾靡餘然後飄欻氣聳利鋒扼秦關怒漢先因語曰揹約則違人固信則自違惡取乎乃軍鴻門屠咸陽鼎峙于神州幅裂于四方始退與漢祖東西而王天下是知量不足謀

不長矣然雖兵重於漢戰捷於漢其後則有靈壁之敗太公虜滎陽之圍紀信焚廣武之守傷其胸長陵之役撓其師與漢祖龍虎相逐干戈合離五年之後勝敗乃知是知兵之不可窮物之不可終天地否而開雲雷屯而通故有三將潰圍孤軍曷歸良馬在御美人在帷楚歌夜聞哀泣垂綏遂飲帳中申令麾下鏡分美人飈舉良馬曉漫漫雲茫茫失道於陰陵問津於烏江其猶魚遭網而游鳥嬰羅而翔終不免矣尚能合從亡之人御

追逃之兵旗鼓指掌鵝鸛丘陵足罔不歷首胡不横然始解馬於舟子結纓於死地痛矣夫何自慷慨斯馬之甚邪而曰天實亡我非戰之罪何執而不寤哉公實勇而無謀剛而無親忌而信讒暴而殘人是以人得蹈其資兵得害其身眞自亡也豈天亡乎使公勇而能謀關中可據矣剛而能親諸將不攜矣明以察讒奇計得施矣恕而愛人百姓樂推矣若然則舉天下如轉圜何漢氏與二臣能計之哉至如謀於漢者昔其臣也公實棄

之兵於漢者亦其將也公不庸之故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噫從始而言之蓋天理有素乎故生項以靜難生漢以牧人靜難者授勇牧人者授仁不然何鴻門阽而復持成皐跳而復振入關而緩來王楚而驟歸者哉釋名曰碑悲也觀嘗尋楚漢春秋見公帳中之歌而詠之輙泫然而悲爰刻石爲文多不究其終始銘曰

姬孱而絶嬴虐而滅九陽鬱結九州𡸣鼿必生聖哲以起滅絶維漢自豐維楚自東偕伐寇戎反相戰攻戰

攻不罷洎乎垓下彼衆我寡龍死于野

諸葛武侯廟碑銘并序　　尚　馳

漢代之季天下不得不三分蓋有由矣曹氏挾王室之威重孫氏藉父兄之餘業劉氏獨不階尺土開國於亡命行旅之間天賛一武侯即鼎足之勢均也公諱亮字孔明身長八尺嘗躬耕壠畆好為梁甫吟雖經綸之材隱括未用而寥廓之志舉措輒形既先主扶世奠民渴明智用謀之佐致三顧見咨當代之畫公於是輕重中

夏揣摩全吳定王業於胸心决神機於掌握由是身爲
先主所起計爲先主所用自北徂南周爰執事夷險平
亂靡所不之卒使劉氏以岷峨之地爲巳封梁益之人
爲巳畜曹操不敢以兵强驟進孫權不敢以境闊妄動
彼相之力焉屬先主創業未半中道而殁遺詔邦家之
事大録于公敎後主事公如事父至於職爲臣行令如
君其名近嫌也位爲君事臣如父其形近猜也不然豈
周公賦鴟鴞之詩成王啓金縢之誥此雖大小有異託

付不殊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興流言苟非誠信結於人格於神移於物則莫能至是公復總戎仗律無歲不征將繼舊邦之業用復先君之命所以南擒孟獲而不殺志在綏戎狄矣西抜岐山而不賀志在呑河洛矣役木牛流馬濟人之力已紓矣制陣圖兵法敵國之軍可翫矣故得三闕不封二邦喪氣大勲未集行師而殞戎夷野祠甿庶巷祭遺愛所使豈求而得之噫國之將亡本必先顛且以蜀之連山峻極其險不爲公死而平沃

土富饒其利不爲公死而薄甲兵士卒其衆不爲公死而減府藏穀帛其富不爲公死而貧及鄧艾揚聲於前鍾會躡跡於後減蜀三十萬戸如撓羊羣劉禪竟不免面縛壘門身爲降虜天事歟人事歟天事遠吾不知之矣以人事而論使武侯常存隱若二敵國勝于本朝百萬之師北向爭衡司馬懿復惕息而不敢戰足明中原非曹丕所有也舉其大略眞命世之雄未可以身許小國之君延霸王之佐因曰才有所詣不逮前賢向令伊

呂並世而生殷周易地而處則太甲不放桐宮而四海
咸理諸侯不誓孟津而天下大定但爲天不假年志盡
莫就生居於後功績在其下耳然非先主之識武侯或
不能輔成於王業使百代人君用人必由此道欲使社
稷不振賢智逃於藪澤其可得邪公死之日遺令葬漢
中宅軍前祭法曰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
之至今官書廟食成不刋之典一山之内每有風行草
動狀帶威神若歲大旱邦人禱之能爲雲爲雨是謂存

與没人皆福利生死古今一也死而不朽反貴於生銘

曰

漢室大壊掃地無依人心各動天命未歸角力爭頁有

翼者飛突兀卧龍吟嘯待時一論世事超拜軍師魚水

相得生死以之仗順收兵行權略地氣葢全吳胸吞大

魏國政成三人臣莫二乃建社稷興王之器既得武侯

毙䆷魏都敵國未滅謀臣已殂大本去矣不降得乎荒

墳四頽拱木皆枯尚餘精爽能禁樵蘇人生異代仰止

山隅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銘并序　裴度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卧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故州平心

與元直神交洎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纉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深殷爲强國誰爲遊脆勵爲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啓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懾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

也雖從死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弃葉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荆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分兵屯田謀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雖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大

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八紘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苟非運膺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仗曰魚之有水仲達姦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札以排羣議而文字凿鄙志願未果元和三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奥區寇亂餘孽罷叱未息汚俗未清輟我股肱爲之父母乃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帝道敭落綏

懷溥暢仁風閭閻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才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塵矣度謬以庸薄獲忝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象以赫厥靈雖徽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或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在之歎終古不紀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

昔在先主思啓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

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敦渭濱攝跡畏威雜居懷仁中原旰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揔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呼奇謀奮發美志夭遏吁嗟嚴立咸受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甘棠勿翦騈邑斯奪𢇁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

恕孰不感怳茍非誠懿徒云固結古栢森森遺廟沈沈不殄禋祀以迄于今靡不駿奔若有照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天知公德音

諸葛武侯廟記

呂溫

天厭漢德俾絶其紐羣生墜塗四海飛水武侯命世實念皇極䰣姦吳輕未獲心膂南陽堅卧待時而起三顧雖晚羣雄粗定必也篲掃是資鼎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龍戰玄黃再得雲雨於是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

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亘萬里張爲龍形亦欲首吞咸鎬尾束河洛翼乎中夏飛于天衢然後魚驅勾吴東入晏海大勲未集天奪其魄至誠無妄炳在日月烈氣不散長爲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已託國土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强魏武既没晉宣非敵而戎車荐駕不復中原或奇謀非長則斬將覆軍無虚舉矣或餽粮不繼則築室反耕有成筭矣甞試念之頗隤其原夫民無歸德以爲歸撫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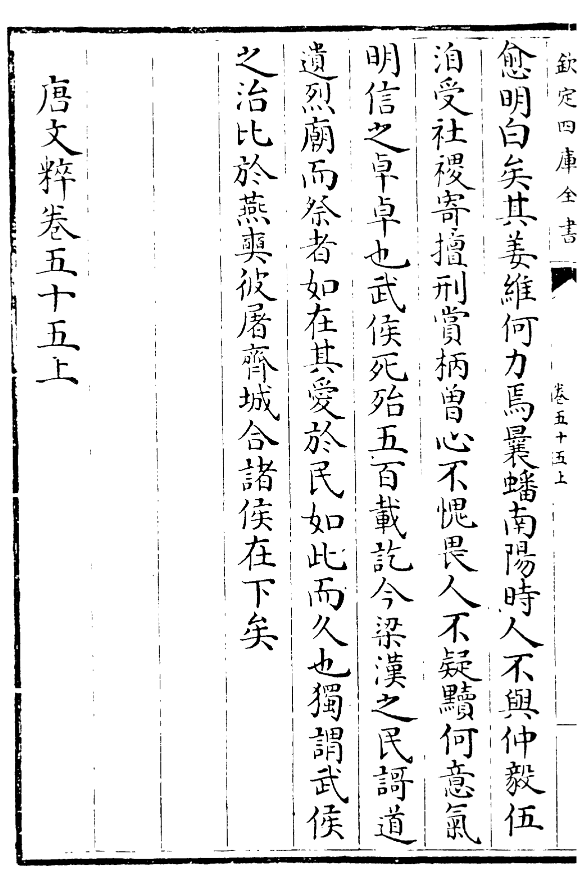
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哀平無罪王莽乃欲憑威寵造符命脅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終不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季世振絶緒諭之不以本臨之不以忠使人思漢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先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惟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偪從之民聳誠感動然後經武觀釁長驅義聲咸洛不足定矣

柰何當至公之運而强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心服勤而靡獲不亦宜哉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能審時定勢而大順人心而克覿厥成吾不信也惜其才有餘而見未至述于遺廟以俟通識唐貞元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東平呂温記

刻武侯碑陰　孫樵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燼矣武侯獨憤激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爲力哉是以國

稱用武岐雍問地不尺闢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邪蓋激備隆中以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邪由是覈武侯之所爲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忮者是亦善爲兵矣史壽以爲短於應變眞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蜀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固圉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邪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



愈明白矣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曽心不愧畏人不疑黷何意氣明信之卓卓也武侯死殆五百載訖今梁漢之民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奭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矣

唐文粹卷五十五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八百七十八 集部

唐文粹卷五十五下　宋　姚鉉　編

碑七 墓銘附揔四首

妃主

唐和麗妃神道碑 張說

唐郎國長公主神道碑

唐岐陽公主墓誌銘附 杜牧

唐東光縣主神道碑 李華

唐和麗妃神道碑銘并序

張說

舊史云軒轅帝宫次星具黄龍之體郊媒神祀次妃成元鳥之命非聖也莫能法天非天也莫能感聖則有相乎坤而母乎震齊乎古而合乎天跡雖秘絶猶可測而言焉麗妃趙氏天水人也麗者以華美爲貴妃者以配合爲尊易云日月麗天傳稱星辰合度麗加妃號自我爲初原夫八駿覲周肇有封姓三軍霸晉乃蕃卿族設寶符而開國曳珠履而承家果驗成宣之後不乏文忠

之慶堯門昭殿何代無人曁乎紫氣上通瑶臺獨立楚宮選美納良袂於神雲漢掖求才進團扇於明月故坐而論教則比位三司動而具瞻則儀刑六列者矣先將軍以恩澤授職太夫人以有禮封鄭流車躍馬豈無甲觀之親湫宅閒門不有椒房之勢探風揆化憂國如家故聖人有以尚其德也躬親繭館義形熊檻退席以愛禮摎木以廣恩望古難臻之地必爲常践之域故聖人有以嘉其志也懸象告沴經時寢疾在蒙被之辰荅還

輦之間生可捐於浮假心獨係於玄眞神往上清願承
恩而入道形歸下土期去禮而薄葬慈顔同氣奚敢爲
言皇上閔而許之咨嗟不已開元十四年春秋三十有
四七月十四日薨於春華殿殯於龍興觀之精屋示以
出家從道例也命河南尹監護河南令副焉喪葬務約
成遺語也二十六日窆於故都之後邙山之陽孺慕承
華悽涼薄室列薤歌於東路迴容衛於北山壽堂一閉
兮凡聖等人代同悲兮脩短間月帔雲衣䍁以神仙之

服上方陶篚旋於造化之初此皆聖主之曲成賢妃之本志何必雲陽山下別起通靈之臺未央宮中虛立致神之帳若夫易名之典考行是存帝謚曰和禮之貴也氣之和者生萬物聲之和者孕八音䰟而有知感聖恩乎有詔史臣恭銘内職事出彤管辭無華飾冩樂池之永傷寄瑶山之罔極銘曰

帝妃佐后實掌陰教八月選才千金聘貌禮獻絲繭詩脩濣濯婦政可尊嬪風胥效皎皎漢女爲皇降靈娥娥

邦媛順道之經結以印綬華光後庭帶之弓韣朗潤前星退述潛運夙承嘉奬謙苦中京崎嶇上黨金鏡開目明珠燿掌心方樂於時泰魂奄悲於化往紫雲衣兮霓裳送美人兮北印白壤宮兮青松苑去君恩兮日遠秋風急兮霜天草木黃兮野田滅香容於空榔留畫像於甘泉春秋以麗和之二字獨襃美於千年

唐鄎國長公主神道碑銘并序

臣聞堯有娥英承九族之敦叙舜有宵燭動百里之光

耀大聖之後天必縱之積善之家神所慶矣豈惟上帝
之女雲漢爲靈平王之孫肅雍其德連華前志世有其
人皇唐鄎國長公主者睿宗之第七女也母曰崔國妃
搆累聖而成門合濟美而爲室藴乾坤之純粹演日月
之清明神媛誕靈常言所絶免懷之歲天奪聖善不食
三日哀比成人文母流胎教之慈曾子得生知之孝由
是宮闈延矚邦國遠聞及乎王笄耀首油軿在馭錫之
美地邑以荆山求之令族嬪于薛氏爾其居覿圖史動

修法度服其澣濯恭儉之教興鼓其琴瑟敬讓之風被
其行己也安親惠下之謂仁敬宗好合之謂義降貴接
卑之謂禮恕情周物之謂智推心而行罔不該備其理
家也侍膳饔餗之均和主饋醴酏之品齊絲竹五音之
徽靡纂組九華之縟麗經目所涉莫不精詣每至三元
上賀五日中祭進對詳華折旋舒婉故以式瞻貴里儀
範通門如千花之汎惠風百卉之涵膏露窈窕之儀克
舉蕃衍之福大來有男子四女子五瑶碧生階芝蘭滿

室也習禮明詩日漸庭闈之訓銀章艾綬地連恩澤之
俠自先朝徹扆之辰迄今公主成笄之日外除過制內
疾餘哀手寫金字梵經三部躬繡綵線佛二鋪貝葉眞
偈現心相於銀鉤蓮華妙容呈意生於玉指孝思惟則
道遠乎哉開元繼明推恩由己進封郎國長公主食邑
一千二百戶田賦廣而彌儉禮秩尊而益恭其後君子
晨歌夫人晝哭未亡爲稱生意盡矣撫視遺孤將守栢
舟之誓志期剃落永從柰苑之游朝制斷恩改降鄭氏

陵谷可移隋和之德不昧寒暑有遷松筠之性如一均
養七子庥蔭二宗汾陰之室忘亡滎陽之黨相慶既而
善福虛應寢疾彌留盡國醫之伎遠方畢至供御府之
藥中使相望命之必至不可支也堂邑山林忽焉瘁色
平陽歌舞適足愁人開元十三年二月庚午薨於河南
縣之修業里春秋三十有七震悼紫庭哀傷朱邸傾家
若墜舉國同悲有詔光祿卿孟温禮監護喪葬京兆尹
能延休副焉宅穸之禮一如涼國公主故事夏四月恩

旨陪葬於橋陵不祔不從古之道也皇上念同氣之致
美感閱川之永謝恨棣華之半缺悲瑤草之先化乃命
國史昭銘懿迹降恩禮於雲露寫哀辭於金石水非湘
渚還起帝子之祠山是洛陽即封天妹之冢銘曰
帝系白雲仙源紫氣漲家成國承天作貴赫赫聖祖曰
文曰武皇皇睿宗一變萬邦挺生淑媛慈和孝恭清臚
如神蛾眉無雙邸第立官湯沐建封爰及笄總禮施環
佩鳴鳳獻祥乘龍擇對帝唐降女天乙歸妹珠玉過庭

蘋蘩正内蛟門早闃龍湖忽上無地何載無天何仰金
澱書經華絲繡像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孰是言歸良人
永違銀爐煙斷羅幕霜飛懇願毁形託身壞衣不諒人
只改嬪他士稟命曰從從人曰順息嫣繩楚懷嬴霸晉
反經合權與道同韻煥休二室均歡等潤四海謐清九
族和平萬物向榮衆鷂未成心戀盛明形隨落英祖載
鼎城歸穸咸京挽歌敡聲鹵薄凶行哀哀聖情惻惻同
生橋山片石千秋令名

唐故岐陽公主墓誌銘

杜牧

憲宗皇帝即位八年出嫡女冊封岐陽公主下嫁于今工部尚書判度支杜公悰始憲宗時宰相權德輿有壻獨孤郁為翰林學士帝愛其才因命宰相曰我嫡女既笄可嫁德輿得壻獨孤我豈不得邪可求其比後丞相吉甫進言曰前所奉詔臣謹搜其人因名我烈祖司徒岐公曰有孫兒悰年始弱冠德行文學秀朗嚴整臣嘗為司徒吏熟其家事官族世婚習尚守治臣一皆忖度

疑悰可以奉詔帝即召尚書見與語大悅受殿中少監服章金紫以元和八年某月日主下嫁于杜氏上御正殿禮畢由西朝堂出節幡鼓鐸儀物畢備引就昌化里賜第上御延喜樓駐止主輪尚書及賓侍酒食金帛奏內樂降嬪御送行賜第堂有四廡繢椽藻櫨丹白其壁派龍首水爲沼主外族因請願以尚父汾陽王大通里亭沼爲主別館當其時隆貴顯榮莫與爲比主實憲宗皇帝嫡女穆宗皇帝母妹敬宗皇帝今天子親姑尚父

汾陽王子儀外曽孫太皇太后始以正妃事憲宗以太后太皇太后愛養三朝凡四十年德厚慈恕化充六宮主以一女之愛降于杜氏逮事舅姑杜氏大族其他宜為婦禮者不翅數十人主甲委怡順奉上撫下終日惕惕屏息拜起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與尚書合謀曰上所賜及婢奴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閉門落然不聞人聲尚書讀書考今古治

亂主職婦事承奉夫族時歲獻饋吉凶聘助必親自經手池塞館𨻶闕毬場種樹不數年搢紳間雜然稱尚書有賢婦尚書旋出為澧州刺史主後尚書行郡縣閒主且至殺牛羊犬爲數百人供具主至從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闒茸約所至不得肉食驛吏立門外舁飯食以返不數日間聞于京師衆譁訛以為異事尚書在澧州三年主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刺史廳屏尚書治澧州考治行爲天下第一後爲大司農京兆尹鳳翔節度使朝

廷屈指比數以爲凡有中外重難非尚書不可主賢益彰雖至宫闈貴號亦加尊敬姑涼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葬主奉養蚤夜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既而哭泣哀號感動他人尚書後爲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創爲節度府五十年南迫於蔡蔡屋室卑庳主居無正堂處東支屋恬然六年許軍强雄且撐劇寇自始多用武臣治各出己部曲家人疵政弛法習爲循常有司用比邊障遠地擲置不問民亦甘心尚書

再治之老民相率雨走闕下遮丞相馬叩頭乞留請樹生祠及詔追去攀緣攜扶哭於道路尚書治外主治內尚書所至必稱崩崩爲名公偉人主實有内助焉穆宗以太皇太后敬主尤爲親信俯首益畢車服侍使愈自貶抑覲謁温凊外口不言他事訖穆宗朝人不以親貴稱當貞元時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士眞張孝忠子聨爲國壻憲宗初寵于頔來朝以其子配以長女皆挾恩佩勢聚少俠狗馬爲事日截馳道縱擊平人豪取

民物官不敢問戚里相尚不以爲窮弱自主降于尚書
壁絶外之初怒中笑後皆敬畏累聖亦指示主德以誡
警之至于今以主尚書顯重於中外戚里亦皆自撿歛
隨短長爲善於是舊俗滅不復有尚書自許奉急追詔
主有疾小愈强不肯留曰去朝興慶宫縱死於道吾無
恨以開成二年十一月某日薨於汝州長橋驛享年若
干上廢朝三日其年十二月某日主喪至京師比及葬
兩宫弔問相繼於道開成三年某月日上御正殿詔丞

相嗣復攝中書令正衙宣册謚曰莊淑大長公主某年某月日祔葬于萬年縣洪原鄉少陵原尚書先塋禮也生男二人長曰輔九年十歲次曰楊十始二歲女二人某於尚書爲從父弟以實銘銘曰

章武皇帝唐中興主刑于正妃教及嫡女婉婉帝子下嫁時賢影逐響答隨順纒綿杜氏大族枝蔓蟬聯上有舅姑高堂儼然螭綬龜章玉佩金軒養色忧意待後承前人不我貴我敬我虔始終盡禮大小周旋餘二十年

誰興間言貴不召驕富不期侈是此四者倏相首尾自古名士或泥於此孰謂帝子超脫擺棄婦職是勤夫言是指池荒館陊屏外不履淑德柔風天下傾耳宜爭壽考歸女婚子不錫全祉孰提神紀幽石有誌顯筆有史流于千祀

唐故東光縣主神道碑銘并序　　李華

先朝宗室之望曰紀王太宗第十子也惟帝族母師曰東光縣主紀王第三女也自天降祐生有令德年八歲

王不豫循環左右不食累日王撫首諭焉爲之進膳縣主察起居未復憂色如初動於神祇王疾用間周文樂正之養不過焉至若天人之秀元氣之純積於中文於外其容可知也孝以奉親慈以臨下尊師傅服澣濯其德可知也禮傳爲簪珥詩書爲佩王原心而顧身體訓而成教其言可知也降尊而處下推泰而從約詣繡繪之妙適飲膳之和其功可知也年十八受封邑王擇閒喜公以妻之閒喜有王佐之材委會蕃邸縣主以皇孫

之貴和鳴侯家陰德莫違煇動邦教養先姑如寧膝下奉君子如見大賔以徽柔睦娣姒以莊敬端幼賤鵲巢之化存焉太后臨朝諸武專政魯衛之國翦焉丘墟紀王流竄巴濮甍於道路縣主承訃崩心嘔血每一發聲飛鳥哀鳴草木無色外除之後衣裳無純綵杯圈無甘食耳不聽聲首不加飾自朝廷達於寓内罔不哀之太后復辟中宗出震日昇暘谷天下文明雷破羣陰品物咸遂以王懿親盛德詔有司備禮物陪葬昭陵閒喜公

時爲孝義令詔書至河縣主聞之嘔血而絶絶而復蘇告諸子曰家國再造宪酷獲申爲我謝中外親親下見先王瞑目無恨言未畢而薨春秋五十有四時神龍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有司以聞中宗震悼召聞喜公問悉以對上歔欷久之殿省垂泣六宫悽愴乃下詔襃美史官撰德弔祭賵贈禮過其備矣深於春秋者歎曰孝之至不忘其親忠之至乃心王室自古賢士大夫莫能備舉惟縣主有焉紀王之陷非罪也泣血以終哀中宗

之撫興運也則感深而殉絶忠孝兩極首其人倫使百代之下聞其風者有以勸焉其爲不匱逺矣嗚呼天輔善人宜其有後男十人女十人四子至大夫曰遏曰邁曰邁仁則踐修孝惟明發少子徳位兼盛曰逌今河南尹兼東都留守上柱國禄益厚而慕益深不逮劬勞之報故也銜涕投簡而命下吏敬銘三章式表幽宅其文曰

肅雍王門天帝之孫因心則孝懐盛敬尊配美良士如

賔禮存泣血終身豈惟霜露慶集家國魂清冢墓壽絶哀歡事高緗素天作卭山萬化攸歸地閉金印泉深衮衣國風悽愴彤管無輝

唐文粹卷五十五下

唐文粹卷五十六

宋　姚鉉　編

碑八　總四首

宰輔

玄宗御書故中書令梁國公姚文貞公神道碑銘并序　張說

叙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歲亭育之功存晝為九州禹也堯享鴻名播時百穀棄也舜稱至德由此言之知人則哲非賢罔乂致君堯舜何代無人有唐元宰曰梁文貞公者位為帝之四輔才為國之六翮言為代之軌物行為人之師表葢維嶽降神應時間出者也公諱崇字元之姚姓有虞之後遠自吳興近徙於陜今

家洛陽焉烈考長沙文獻公樹勲王室建旟舊府公紈綺而孤克廣前業激昂成學榮問日流武庫則矛戟森然文房則禮樂盡在弱冠補孝敬挽郎又制舉高第歷佐濮鄭並有聲華入為司刑丞天授之際獄吏峻密公持法無頗全活者衆進夏官員外郎郎中侍郎朝廷曰能遂掌軍國遷鳳閣侍郎監修國史兼相王府長史始則天人讓王承置醴之顧終以飛龍利見延叅乘之恩自時厥後恒當大任凡三處兵部尚書三入中書令一

為禮部尚書左庶子又肅政大夫總靈武軍兵馬又司僕卿知隴右監牧出典亳宋常越許申徐潞揚同十郡景雲初以藩邸舊僚封梁國公食賦百室公性仁恕行簡易虛懷汎愛而涇渭不雜真率徑盡而應變無窮常推是心以御於物故所莅必甿庶風偃驁很化從言不厲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覩頌來暮聞歌既登邦政卒乘輯睦及在宗伯神人允諧今之中書是為理本謀事兼於百揆論道總於三台公執國之鈞金玉王度

大渾順序休徵來臻懋德格天名遂身遜拜開府儀同三司崇其秩逸其志也初太夫人在堂公受職西掖頗限扃禁求侍晨昏優詔旣許尋令還職公固請以泣制曰家有令弟足慰母心國有棟臣安可暫闕其後剖符江表敦諭起復衰麻外壘虆棘内毁變禮中權通識所貴神龍之首預聞興復疇其井賦累讓而停夫以革故鼎新大來小往得喪而不形於色進退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君子曰忠不忘親仁也哀不違事義也讓功辭邑

禮也濟代全名智也仁以長人義以和下禮以安上智以周身宜其光輔四帝軒冕三紀池臺琴筑優游暮齒傳爵土於祚胤保禄位於終始矣享年七十有一開元九年九月寢疾薨於東都慈恵里皇上悼焉國人慕焉撫牀輟舂曾未云比制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禮也十年二月葬於萬安山之南原在疾也王人賜膳御醫視藥於薨也中使弔臨羽儀哀送君臣之義厚莫重焉子昇子奕思綴遺美以寘罔極有詔掌文之官叙事盛

德之老銘功將以寵宗臣揚英烈帝乃灑思仙翰鏤澤豊砥日月臨照於佳城煙雲變態於神道寶其文字別為羣王之山禁其樵蘇即表三司之墓銘曰

源深自虞派別從吳避地魯陜居家洛都神明遠契嶽瀆真符翊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刃攢植文鋒迅驅纔安卑位即騁長途惟實惟有若虛若無再三軍國一二訏謨戎柄尤重王綸最樞兼司任切久政榮殊黼藻彌煥丹青靡渝以寬容物以鑒分區外

或形放中恒禮拘箴雖誠口諍亦忘軀但覩渾璞誰詳
瑾瑜伊皐尺寸管樂錙銖名正身遂言誠願孚方辭漢
禄更辱齊租既積而散窮歡盡娛川歸東極日去西晡
上惻旒扆旁悲路衢藍田美玉荔蒲明珠載賡休慶爰
弘典謨豐碑迺立盛業其鋪帝念頻軫仙毫特紆鐫金
刻石鳳篆龍圖七耀光動三泉澤濡欽能敘事理鬱詞
敷求舊銘實慙殫思蕪緬思雲霧尚想江湖有道之德
其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此嗚呼存歿終始遐哉邈乎

唐故丞相尚書左僕射贈太尉太原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李宗閔

上即位五年丞相左僕射太原王公以癸未發疾其明日遂薨於位天子震悼愍惻遽命内謁者詣其室索其所以飲食寢作之端既詳其無他狀遂賻布帛菽粟率用峻等既又不塞痛軫之意加内府之絹千匹以錫之為之罷朝三日命兵部侍郎一人持節駕駟簫鼓出自正殿直抵柩前冊公為太尉葬有日官給秘器及就途

遣王人亟臨視之命羽葆旂常輅車之飾旨及墓俟其返虞鼓聲四節於里第而還示不與常制也其子鎮以宗閔晚陪公於相位之末稍窺公之行請銘其烈以垂於後且不宜拒遂鋪其犖犖所能言者於金石云公諱播字明敭太原人周靈王太子晉之後以歴世為王因而受氏高祖潲汾州長史生大父璡嘉州司馬給事中司馬生昇咸陽縣令太子少師少師生恕揚府倉曹叅軍尚書左僕射公僕射元子也忠敬而本仁寬明而有

制內顯而敏外肅而和貞元十年舉進士第是歲策賢
良以直言校書於集賢殿其言平戎經國之術粲然可
舉調尉盩厔斷獄首出御史中丞李汶愛之奏爲監察
御史按雲陽丞源咸季以贓免用疑文不宜調而調因謁
於臺遂捕劾之追姦胥窮律言奏流咸季刑曹部罷所
居官給事中以省詔非是奪俸緣而坐罪者甚衆自是
風聲不可遏矣爲侍御史時京兆尹李實文皇所委能
禍福卿士凡其榮衰繫所附背舉朝迎避其鋒公在逯

而實來揖公移文詆之其詞可羞實遂奏公為三原令求其不足於禮以持之公至尹署洎羣吏之館還其邑敬府之禮無不具實既出其算反加畏焉縣之編於户者多中貴人前令率不能自為其政弛張牽之公悉召所謂貴人者入坐當其拜曰敬桑梓宜如是也邑人大駭從其所指為長安令朝廷方恩于頔而以帝女嫁其子民有與于氏蒼頭同盜人馬者前令捕民而縱其蒼頭公始至縣即立取其奴而與民均其法知御史雜事

京師饑穀起價京西諸侯相率閉粟公移之簡書徵泰晉泛舟之訛西鎮惴惴收去條令粟流於泰元和四年為御史中丞歲中知京兆尹六年為刑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上言流人會赦而歸獨配囚為隔遂無還者請率以七歲為竟至今用之尋加禮部尚書益以御史大夫又以户部尚書節度西蜀長慶初覲穆宗言中外之事遂留為刑部尚書復斡鹽鐵冬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仍其職匡維激發始以進賢為急上方有意河朔以財

賦始出於方土二年公用相印為淮南節度使以其職隨之四年言事者謂鹽運之設宜留京師用制方土加檢校司空去其使未幾上念公成法又以使屬公加司徒今上踐祚急詔徵公至即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其使尋兼太清宮使累進爵至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進階至金紫光禄大夫年七十二而薨公入官三十二政逮事六帝出統楚蜀之師入極台宰之尊前後三總鹽鐵既去又復幾二十年天之所覆地之

所載寧有獨私於公邪必有以當其然也一署吏苟不
犯無能奪其任者歲時奏課至於勞大史胥次遷亦如
之故人用安其為善莫有欺公者雖遠至海裔若總轡
答捶窮年不死一吏貶一職而羣務自濟凡朝廷平淮
取鄆屠汴下滄景干戈不息者五十六年饋餉資費隨
兵緩急而立辦沛然若神給其間溝琵導潁河以漕
輕舟師人坐受其飽疏三門挽沈石以濟巨艫闗中遂
忘其饑薦皇甫鎛之强敏而鎛反短公於上公猶不知

上謂其長者論景忠信矯制逗撓之將期必抵於罪時服其敢為深涉徐境導齟齬而為忠槩人曰真宰相器也榷征之外有雜緡率貢内帑號為羨進貞元中歲不過十二萬緡及公歲貢百萬緡凡國有大征伐不慮其費之有無洎丞相晉公專征討之事兵食之給悉出於公從容以賛其成及滄景平公有叶力之助自御史中丞京兆尹總賦東政未嘗書笏為記善於啓奏天子不能自守其喜怒公以專志持務容匡於上行已寡徒不

喜伐露由是數帝任遇多被恩澤權利去留如在諸已
人多意公能詭合於時及公再持相印與晉國洎一二
公同輔於上趨嚮甚直雅符於道苟所舉公是公必扶
之即非是公遂嘿嘿不和由是上知公重厚而同列亦
聳待之乃見公之所為與向之不知者期公益甚戾也
公既屈於名而伸於富貴豈非盛德君子神明之所祐
邪故夫人清河崔氏給事中銑之女嗣子式秘書丞砥
服名教不以丞相子自居其身次曰冰始授京兆府參

軍事器度宏遠公之仲弟曰炎季曰起與公三人俱用文學奮於江左西遊長安七中甲乙時議偉之公歿不幾日而起以户部尚書司國之計門闥之士咸來哭賀羣吏之執籍縈彩一如公之時其亦於世難求也其從事故相國程公异今荆州相國段公文昌其他分居中外羅諸臺閣者不啻三十人銘曰

歳在大和惟帝聖神圖任舊臣乃相太原惟是太原福祥其奔再持化權樞揆聯聯兩統劇藩楚淮蜀坤始自

元和公秉貨泉憲穆敬文頃茲聖君四帝財征去公孰親惟煮惟鑄惟範惟聚東掃北殄上之所怒帶甲百萬餱食為巨俾公尸之不勞而具變通以時物無滯阻綱條一施莫越其規遇衆以仁中控其機信行恩馳罔有詐欺公之惟揚漕務其將公之留庭職與公并首尾貫聯幾二十年相符使符隨其興徂公之敏智顯爵自至不緣其外姑直其裏始承其風畏公之邃及與之同泳公之易仁人之跡殁而乃熾揭於茲碑不仆不倚

唐丞相太子少師贈太尉牛公神道碑銘并序

李珏

天球河圖有國之大寶麒麟鳳凰王者之嘉瑞方於賢彥即又次焉天祐我唐才傑間出輔時興化代有其人公諱僧孺字思黯隴西狄道人本子姓漢有牛崇為隴西主簿因家焉代為西州豪族八代祖弘仕隋為吏部尚書封竒章公佐佑文帝有重名於時高祖鳳中宗時為春官侍郎掌國史曾祖休克集州刺史贈給事中祖

父紹太常博士贈太尉父幼聞華州鄭縣尉贈太保公
七歲而孤依倚外族周氏嶽嶽卓卓有老成之風以喪
禮自處未嘗戲弄年十五知先奇童公城南有隋室賜
田數頃書千卷乃辭親肄習孜孜矻矻不捨晝夜自四
五年業成舉進士軒然有聲時韋崖州作相網羅賢雋
知公名顧與交公袖文往謁一見如舊由是公卿藉甚
名動京師得上第聯以賢良方正舉又冠甲科策中盛
言時事無有隱避持權者深忌之出為伊闕尉名府賢

侯羔鴈繼至封章屢薦每為中執事所沮皆不滿秩從潞帥郗士美簡授管記三奏不得請竟除河南尉會有次對大僚因言事解於上前遷監察御史丁太夫人憂服闋除本官轉殿中公以文高氣直累歲堙屈聞望所屬推美於臺閣閒入省拜禮部外郎時孟尚書簡有重望以地官貳卿兼領綱憲薦公知雜轉都官員外兼侍御史免憲職授考功員外郎集賢學士穆宗即位宰相稱其能遷庫部郎中掌書命召對與語上德之面賜五

品服未幾遷中丞每對延英必移時盡言天下事有武將李直臣為宿州刺史豪奪聚斂以貨數百萬厚結權貴公按之為有力者排幾不勝竟以詞堅理直上意迴直臣乃得罪由是上以清直知又面賜金紫拜戶部侍郎時望充塞中書令韓弘以財投分公拒而不受上因他事知之愈賢公遂作相持重顧大體不言細事嘗謂同列諸相曰致理之本流品為先彝倫攸叙益謂此也每惜名器力與同列爭方鎮以不廉聞者輒奏貶以賄

賂求進者必阻之先是李司徒逢吉與杜循州元穎同作相穆宗寢疾議建儲貳與公不協後元穎出鎮井絡逢吉銜之思有釋憾於政事堂謂公曰西川前有廢立謀上熟知之來日延英發其事公不知慎勿沮議公曰王導有言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正近此耳又安得不言哉逢吉喑嗚而止敬宗年少嗣位公雅善敷奏每言一事必本末陳之上甚倚愛同列挾中助力赫赫嫉公之賢公亦思避其鋒三上疏求外任上以武昌

善地建節幢兼相印以授之既至問人所病害咸言鄂土疎薄歲一修城役工誅茅人用咨怨公默許心計埏泥範塼未及三年盡換舊制崇墉堅壁人到於今賴之文宗嗣位二年公入覲詔復相位上雅知公名一見恨得之晚會宋相申錫以應介聞巨姦鄭注挾北軍勢卜射取財貨富侔於國忌宋之直陰畫詭計誣與藩邸通因内臣而上其變造作似是動皆符會上驚閳激怒下法吏議其罪諫官伏閤爭不得公入侍密啓上意乃寛

止於郡佐公實有力令李崖州鎮劒南西川上言西蕃別屯以維州降帶甲之士甚銳其地要害得之足以壯邊部徐圖河湟此其漸也上疑不決下南宮議百執事皆是西川奏公獨曰國家近與昆夷歃血四鎮晏然今若自虧大信犬戎恃衆見詰渝盟彼直我曲未可量也上曰丞相之言是詔還維州初德裕承藉地勢自負機術公介特素不與之交及是大不平遂成宿憾公與李尚書宗閔同輔政出入殿省進退有度上偏目公曰卿

才類霍光異日可屬大事公懼滿辭位再陳封章寵加端寀出鎮淮海不改相印再登將壇揚州當江淮之衝習偷薄之俗公以清淨簡易化人移風俾及五年臻於至理倉廩實禮義行刑措政成脫屣歸洛優詔屢降雅志不回拜檢校司空東都留守文宗將有大制置大除授必降中使假於他方入皇城宣密旨獻可替否如在君前其信重也如此俄以左僕射徵王人就賜官告特明異禮公感恩雖厚退身愈堅一對而歸不詣相第亦

有中阻未諧人情又加相印出爲漢南節度使制出上悔之欲追成命公固辭上曰且不與卿周歳別出都門特賜清廟器六事皆範金飾玉如古時製宣曰以卿精忠用以貺别寵待之禮當時無儔公到襄州均井税薄地征人用胥悦咸歌來暮武宗初纘極聽信未一行險者乘時而起凶德叅會倒置天下事清賢名輩多被斥逐惟公位髙德重最難摇撼齕齕齟齬幾至二年屬大水壊居人廬舍公以實上聞仇家得以逞志舉兩漢故

事坐災異冊免降授太子太保俄又改太傅再臨東郊劉從諫死劉稹自擅以昭義軍阻命天兵誅討五年方尅上喜甚素忌公者媒糵鍛錬誣公與從諫交上怒下詔旬日三貶公至循州長史鑿空指鹿四海之士咸冤之公推運達命恬然如得好官時踰嶺越險二年在海上無所苦今上即位大明善惡三遷至少保轉少師牽復高位分司東洛池臺琴酒逍遥自娱賢士大夫尚其軌躅未半歲遘疾薨於東都城南之别墅自嬰疾至於

捐館談笑語言宴居自若口占理命纖悉無遺上聞為之軫悼輟日不視政公卿相弔正人雪涕冊贈太尉遣大寮弔祭公端明簡重忠厚誠慤平居私室如對大賓不喜釋老唯宗儒教早與韓吏部皇甫郎中為文章友其名相上下晚與白少傅劉尚書為詩酒侶其韻無高卑前後作鎮皆佩相印辟署多名人難於進而勇於退儉必中禮貴而不奢知命達理保和居易三領大鎮撫護軍以禮貌不至交歡再入中書待樞使以公平不容

請託有恩必報有讎不校韋崖州於公恩也嫁二女歸名士薦長子登周行李崖州於公讐也卹竄謫之窮途厚供待於逆旅其厚德歟亦難能也夫人同郡辛氏贈僕射祕之女賢明懿淑稱於族姻有子五人曰蔚曰叢能嗣其業皆擢進士第蔚監察御史叢使府協律曰奉倩洛陽尉二人未知名公以大中戊辰歲十月二十九日薨以大中己巳歲五月十九日葬小子不佞早栖門牆考選第叨殊等之科開賓筵忝入幕之吏國士相遇

筆札見知周旋欵眷垂三十載刊石表德分也難辭公歷官三十一政作相一十九年逮事六宗光輔四帝承主恩必由直道解相印實無罪名自少及長不失色於人佐時理家無悖入之貨持身不撓履道甚夷嘗病在高位者不知止足終日抗論尅期拜章竟不及年俾孤美志銘曰

公之生兮稟星辰公之才兮渾而真公之性兮威且仁公之文兮班馬鄰公之藝兮游夏均公之儉兮自我身

公之簡兮無雜賓公之貞兮肅人倫公之慎兮質鬼神
公為相兮平如鈞公為邦兮政如春公不幸兮罹數屯
公無辜兮介於循天開日明兮堯舜為君舉直措枉兮
幽冤必伸牽復高資兮言旋洛濵逍遥琴筑兮無異隱
淪屈指懸車兮歡然十旬素懐未遂兮美疢來臻悲纒
冕旒兮哀動縉紳寵贈加等兮冠於台臣有司職喪兮
歸葬咸秦觀者歎息兮國人酸辛衰安慶餘兮令嗣紞
紞陳寔道廣兮門生振振乃纘徽猷兮刻于貞珉碑生

金字今名德長新

齊成公神道碑銘并序　　權德輿

有唐文學政事之君子曰相國齊成公諱抗字遐舉清方粹温絜矩秉彛明誠盡性切劘化育之道精義入神旁貺天人之際以忠事君以病乞身乃去台宰乃儕商皓然後撤琴瑟啓手足歿齒無違德以從先大夫於九原易名曰成不亦宜乎公其郡人自太公表東海桓公匡天下爲國爲家或哲或仁烈祖贈太師府君諱澣歴

給事中中書舍人吏部侍郎止於平陽太守出入陟降中行山立至今言開元名臣者稱公有遺愛焉實生先公贈國子祭酒府君諱翺履道貞厲仕至左龍武軍倉曹積厚於上流光於下其位不充故大受於成公公既亂而孤哀過成人屬幽陵横潰中夏如燬奉太夫人安輿違難於越得子州支伯之故地而偕隱焉誅草茅以順居息恱山水以資仁智方茂天爵用覿靈龜嘉招重問奔走以狎至虛已弘道從容而翔集吳郡張相君鎰

方以仁義理濠上得君為榮及進律於洪成師於岐累
為命介若驂有勒建中中戎王請大和會以休寧西方
右扶風綿亘汧隴地當甌脱且有成命正其經界公實
佐中權登壇涖盟得其情數與之約結克就衣裳之會
用銷邉鄙之警自解巾三遷至殿中侍御史俄屬涇旅
竊發羣兇肆毒天子展義於甸内王公死難於理所百
舍奔問至於行宫拜侍御史有詔以蕭黃門復布凱澤
於東夏命公為工部員外郎以賛焉復命轉倉部郎中

李懷光阻命於蒲連兵未解關中饑旱經費不足轉粟饋軍濟時之囏患求才急病命使以專達遷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以董其任俄拜諫議大夫當軸者不相容坐婚親細故出為處州刺史先是山越寇攘蕩覆城市公乃卜勢勝之爽塏因習俗之便安三時不害百堵皆作朝典陟明拜蘇州刺史吳實劇部大田多稼浮淫冒没吏禁或弛占著名數户版不均公乃閲其生齒書其比要强家大猾不得蓋藏介特單輕與之紓息已日乃

孚厥猷茂焉遷潭州刺史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以嚮時二郡之理而弘大之其仁可知也左曹理本徵為給事中周郊寄重擢為河南尹盜有宋瞿曇者白晝椎剽為羣偷囊橐三川病之幾三十年公法令嚴具網羅張設潛捕魁宿使無遺類指顧之間擒擿如神乃作秘書章明文雅修舊以起廢乃作太常統和神人節事以辯志便蕃大僚其道乃光德宗皇帝方以堯舜氏聰明之道馭天下用賢人充相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熈九功之歌質百官之成損益文憲化裁形器精微以析中密靜而不伐或事隠於造膝或言行於沃心初天官氏每嵗表他曹郎二人閲多士試言第其甲乙春官氏俾考功郎中選孝秀之親故者而進退之公以冢宰小宗伯為官人取士之本葢天子有司之重至於避小嫌亂舊章適滋旁岐孰謂扃鐍蹇蹇坦坦之道豈如是邪然後闢康莊作衡尺遵公是之路去自便之私天下之人謂之理道尋有詔修國史昔孔父無位以空

文爲一王法公當盛明之代用宰司總直筆其於褒貶勸懼明焉勤慮盡瘁積成寢恙累章乞告改太子賓客遭罹不淑贈户部尚書時貞元甲申歲夏四月春秋六十有五夫人河南獨孤氏某官某之女賢明早夭繼夫人蘭陵蕭氏某官某之女仁順有禮法嗣子餗銜恤毁瘠侍公裳帷以某月日祔於東都某原喪祭哀敬君子以爲有後惟公深而通肅而寬出處動静必以中正敬用五事暢於四支資性儼恪尤長鑒裁在岐也薦齊忠

公映佐蕭也薦盧恭公邁皆至宰相其他推轂薦士爲
朝廷臣成天下重名碩望者不可勝書凡所論著皆研
幾析理弘雅夷遠洪州文宣王廟碑張蕭盧三相國碑
誌本聖人教化之賾推大政暮明之道固其性術講貫
而發舒乎斯文文集二十卷中倫體要盡在是矣公甍
五年餗謫爲洛陽尉永惟先烈未刻豐碑以德輿夙承
湖海之舊中忝掖垣之屬他日舉代靡形話言獲於遺
編實見陰德顧兹無似有玷知人濡涕含毫以表幽宅

銘曰

昔在營丘大風泱泱有倬平陽令聲章章不踐宰政慶貽子姓倉曹含光大學追命厥生中書秉哲居正鵬起扶搖鸞翔慶霄乃登紫微以瑞清朝吉凶糺纆寒暑結轕其生有涯其用未極壽堂冥寞宰樹森植揭兹馨香終古是式

唐文粹卷五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左詢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

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